

北一女中人文社會資優班

國文組專題研究

王佳芝在《色，戒》電影與小說中的差異

研究者姓名：陳佳妤、陳孟婕

## 目錄

前言	P.2
摘要	P.2
壹、研究動機	P.2
貳、研究方法	P.3
參、《色，戒》前人文獻回顧	P.3
肆、正文	P.4
一、王佳芝對父親的依戀	P.4
二、王佳芝與同伴的關係	P.5
(一)電影中疏離害羞	P.5
(二)小說中計較敏感	P.5
三、王佳芝與老吳	P.6
(一)電影中不信任	P.6
(二)小說中無接觸	P.7
四、王佳芝與官太太	P.8
(一)電影中不善交際	P.8
(二)小說中圓滑世故	P.9
五、王佳芝與易先生	P.10
(一)電影投入真情	P.10
(二)小說工於心計	P.12
伍、結論	P.14
陸、討論與檢討	P.15
柒、參考資料及其他	P.15

## 前言

〈色，戒〉是張愛玲於西元 1977 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最初刊登於該年台灣版十二月號《皇冠》，日後收錄於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惘然記》。小說主要描述未受過專業特務訓練的女大學生王佳芝及一群同學憑藉愛國心，在香港籌劃刺殺汪精衛政府重要情報官員易先生的行動，他們以假扮為商人太太的王佳芝為誘餌勾引易先生，計劃趁機刺殺他，然而就在王佳芝為任務需要而與同伴梁潤生發生性關係後，易家突然搬回上海，任務無疾而終。兩年後靠著重慶特務的幫助，任務繼續進行，王佳芝成功引誘易先生，成為他的情婦。預計讓埋伏於珠寶店外的同伴殺害易先生的最後一刻，王佳芝卻一時誤會易先生愛她，心下迷亂而放走他。易先生逃離後，下令殺了王佳芝一夥人。電影中保留大致的情節，但對順序安排作了些微調整，加入一些不同的情節，同時也對原作做了很不一樣的詮釋。小說的基調是張愛玲作品一貫的冷酷，表現出現實的無情，而電影卻以有情的角度重新詮釋，鋪陳王佳芝及易先生對彼此的真情，不同於小說中王佳芝對情感的懵懂疏淡以及易先生的殘忍自滿。這篇文章以王佳芝為對象，探討她在電影與小說中不同的表現。

## 摘要

電影增加了小說沒有提及的父親形象，並以王佳芝對父親的依戀作為她將感情轉移到易先生的鋪陳，最後決定放走易先生。

在電影及小說中王佳芝對同伴皆是採取疏離的態度，電影中王佳芝一開始表現出害羞的特質，與同伴尚有互動，但日後與眾人漸行漸遠，關係轉為尷尬緊張。小說中的王佳芝相對而言對同伴防備心較重，而且處事算計精明。

王佳芝在電影中與上司「老吳」曾有數次會面，但王佳芝不信服他，這為放走易先生的抉擇做了鋪墊。小說中王佳芝則不曾見過老吳，一向是由鄭裕民與他連絡，因此相關描述不多。

在電影中由王佳芝與官太太的互動對話可知她不擅長交際，演技亦不十分純熟，突顯她並非專業特務員。小說中的王佳芝則善於交際，表現大方，應對得體，顯得老練圓滑。

王佳芝在電影中對易先生投入真情，兩人相知相惜，小說中則單純以美色誘惑易先生，她不清楚自己是否愛易先生，直到最後一刻才因一時迷亂而放走易先生。由此推論電影中的王佳芝「假戲真做」，而小說中則多半是「假戲假做」。

## 壹、研究動機

〈色，戒〉小說全文只一萬多字，但張愛玲由1950年代下筆，直到1980年代才發表，足見她對本篇小說之用心。張愛玲又罕見地在〈羊毛出在羊身上〉(原

刊1978年11月27日台北《中國時報·人間》)爲自己的小說提出辯駁,可見〈色,戒〉對她而言意義深遠。近來知名導演李安推出新作品《色|戒》,還原1942年的上海灘,並重新詮釋張愛玲筆下的小說人物。新作與舊作情節鋪陳之差異使我們對此作品產生好奇,尤其對女主角王佳芝在小說與電影當中的不同感興趣。以下我們將探討電影與小說如何以王佳芝與他人的互動來描繪王佳芝這個角色的性格與特色,並探討兩者間的差異。

## 貳、研究方法

主要是以王佳芝與人的相處,分析她在電影與小說中不同的性格以及特質。先從電影添加的角色——王佳芝的父親著手,透過她與父親的相處,對自己情緒的管理,突顯她對人的依戀,並影響她對易先生的情感。接著分析她對同伴的態度,在電影與小說中,如何呈現他們之間的疏離感。有關她與上司的互動情形,電影裡如何透過與老吳的接觸,顯露她在小說中沒有的性格。而她與官太太們的關係,則以他們之間的對話,研究她的處事態度。接下來分析她與易先生的關係,電影中如何利用添增的場景,以及王佳芝所說的話,傳達王佳芝對易先生的感情,這種真情流露,又與小說的王佳芝有何不同。綜合上述,分析王佳芝在電影與小說中的差異。

## 參、《色,戒》前人文獻回顧

《色,戒》小說已有許多的評論,近期對於《色,戒》的電影亦有不少的論述。在大量的小說評論、電影分析以及電影與小說的評比中,我們摘取與論文相關的文獻,針對每一篇的不同觀點作略述。

首先是張愛玲本身對於作品的看法,對張系國《不吃辣的怎麼胡得出辣子?》中所提及的批評作回應,她強調小說裡的王佳芝有愛國意識,也提及王佳芝放走易先生的遠因——同學惡劣的態度,這也導致王佳芝是一時動心,將易先生放走。

張健在張愛玲新論指出在小說中各種象徵意涵,提出《色,戒》中其他角色的形象模糊,內容忽略配角而集中在王佳芝和易先生,他認為就張愛玲而言,應該對於配角的性格有更清晰的表現。

在〈從屈服到背叛——談張愛玲的「新」作〉中,水晶做了《惘然記》裡〈色,戒〉、〈浮花浪蕊〉、〈相見歡〉的評論。有關〈色,戒〉部分,水晶認為這是張愛玲新的探討,其他小說是探索人的屈服,到〈色,戒〉尋求人為何背叛,這是張愛玲在選材時的一大進步。〈色,戒〉以王佳芝來處理出賣以及背叛的主題,水晶認為鑽戒極為重要,因為這份定情禮,讓王佳芝誤以為易先生對她真心,最後她背叛同伴放走易先生,因為她陷入愛情,犯下「色戒」。

盧正行的《張愛玲小說的時代感》提到王佳芝的自戀,色誘易先生成為王佳芝的舞台,在舞台中犧牲自己的貞操,所以她懷著恨意將同夥推入鬼門關。放走

易先生並非只為愛情，而是易先生取代同伴的地位，她的潛意識不愛老易，只將易先生作為自己的「鏡子」，自戀使她只關心自己，讓她的慾望集於自我之上。王佳芝的性格除了自戀之外，也有虛榮心的存在。粉紅鑽也象徵物慾、愛情的證明，顯示她的虛榮心理，盧正衍認為張愛玲是透過物慾以及色慾來探究女性的心理。

楊澤在〈世故的少女——張愛玲傳奇〉裡略提王佳芝的性格，認為她是「假公濟私」而滿足自己的慾望，藉以建立自我，而最後放走易先生是出於「少艾之戀」的感情。

除了上述對文本的各種觀點，也有關於〈色，戒〉電影與小說的評論。

莊宜文在〈詭艷的誤讀——《色，戒》原著小說與改編電影〉認為電影與小說有很大的分歧，電影將添入張愛玲的影子，而張愛玲則是在小說投射感情；電影中王佳芝的性格也由小說裡的自戀，轉變成真情，以真情對待易先生。李黎以為電影中表現的是溫情，而小說顯露無情，電影甚至用床戲透露王佳芝動了真情，讓王佳芝有不同的性格。

李黎的〈失色之戒〉指出電影與小說本意違背，電影中王佳芝再三次性行為之中，心中漸漸以易先生為重，將國家仇恨消除，而小說中始終與人保持距離，這和電影裡她向老吳說出感受不同。李黎認為電影背叛了原著，將這段故事拍得溫熱，但小說卻是讓人毛骨悚然。

李歐梵在〈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中，提出文學與電影不應該是主僕關係，他認為〈色，戒〉小說的敘事技巧複雜，導致電影拍攝困難，在電影中，李安藉由添加場景，讓電影帶有溫情，使得王佳芝在自己的主觀意識下，得到一點溫馨和同情。

在〈《色戒》的改編與性愛〉之中，李焯桃提出電影是王佳芝對易先生的情感弄假成真，將「快走！」成為愛的證明，而小說是以終於王佳芝的主觀角度，並未動真情。

邵迎建的〈撕裂的身體——張愛玲《色，戒》論〉以「女性的身體」為關鍵，將國家的忠奸，和女性的情愛觀做分析。他認為張愛玲透過王佳芝這個角色，來探討性愛以及愛國之間的矛盾，當性愛以及愛國心加在女性身上，必須要拿捏，而這份拿捏即是「色」與「戒」，張愛玲以王佳芝的遭遇與最後做的決定，來呈現女性在社會上的立場，以及女性在面臨各種矛盾時的弱點。

## 肆、正文

### 一、王佳芝對父親的依戀

電影中刻意安排小說並未提及的身世背景，塑造一位扮演關鍵角色的父親形象，交代王佳芝與親人間的互動。她原本期待能夠離開中國，追隨父親前往英國，但父親一再拖延，最後告訴王佳芝他負擔不起她的旅費。她的英國夢在中日抗戰中破滅，而在香港大學時父親甚至傳來再婚消息，王佳芝表面平靜地接受此訊

息，也發了封祝賀信函給父親，最後卻獨自進入電影院，在黑暗中啜泣而沒有勇氣向旁人提起感受，壓抑著一份對父親的愛，以及得不到父愛的傷痛。電影中王佳芝欠缺天倫愛，使她表現出對父親的依戀以及對父愛的渴望，以此鋪陳她日後將此種想望轉移到易先生身上，進而愛上他，到最後決定放走他。

## 二、王佳芝與同伴的關係

### (一)電影中疏離害羞

電影的王佳芝一開始是愛國話劇團的「當家花旦」，她年輕貌美，前景一片光明，然而在加入刺殺行動並負責與敵人接觸之後，她與同伴的關係有了轉變。

電影裡著重王佳芝與賴秀金關係，在鄭裕民邀約加入愛國話劇社時，賴秀金爽朗答應，王佳芝則推託猶豫。初時王佳芝與同伴仍有相當程度的互動，有時也和同伴打鬧遊戲、引吭高歌。加入行刺計謀時，她看見賴秀金點頭鼓勵才一同加入，顯示她沒有主見又羞澀。假扮成「麥太太」後，賴秀金成為王佳芝和其他同伴間溝通傳話的橋樑，王佳芝除了參與行動外並未與同伴們有更深接觸，他們與王佳芝相見更顯得有隔閡、有距離。

在與梁閏生發生關係後，她與同伴之間的關係更添入了尷尬與緊張，除了先前的疏離，同伴對她更加小心翼翼、避之唯恐不及，王佳芝自身也盡量避免與同伴直接接觸。

第一次行動失敗，鄭裕民的小同鄉來勒索而被殺之場景，亦是電影刻意添加的劇情，王佳芝看見同伴們的行為後，心中累積的懊悔、失落與不甘心一瞬間爆發，她選擇逃離他們，直到三年後鄭裕民再度找上她，她才加入第二回的行動。

### (二)小說中計較敏感

相對於電影，小說中對於王佳芝與同伴關係並無深入描述，只交代王佳芝「失身」之後對同伴的懷疑以及同伴對她的刻意疏離：

她與梁閏生之間早就已經很僵。大家都知道她是懊悔了，也都躲著她，在一起商量的時候都不正眼看她。

『我傻。反正就是我傻，』她對自己說。

也甚至於這次<sup>1</sup>大家起鬨捧她出馬的時候，就已經有人別具用心了。

與電影不同的是，小說中對於王佳芝加入行刺計畫之前的生活幾乎沒有提及，她與行刺計畫的夥伴也不是因愛國話劇社而認識，張愛玲只簡略地說：「有這麼幾個最談得來的就形成了一個小集團」。王佳芝與同伴明顯疏離的情況發生在她「失身」於梁閏生及第一次任務失敗之後，而不是電影中鋪陳的扮演麥太太之後。

小說中王佳芝的防備心很重，心思細膩敏感，清楚了解同伴對她的打算，她

---

<sup>1</sup> 指兩年後的第二次刺殺任務

甚至聽得出同伴計畫讓她與梁閏生發生關係時的嗤笑。她想到：「那嗤笑聲有點耳熟。這不是一天的事了，她知道他們早就背後討論過。」在與梁閏生發生關係後，她感受到同伴的輕視，這讓她十分難受和難堪，也為自己的犧牲感到懊悔：

就連現在想起來，也還像給針扎了一下，馬上看見那些人可憎的眼光打量著她，帶著點會心的微笑，連鄭裕民在內。只有梁閏生佯佯不睬，裝作沒注意她這兩年胸部越來越高。演過不止一回的一小場戲，一出現在眼前立刻被她趕走了。

她在珠寶店選購鑽戒時思考她對易先生的感覺以及兩人的關係，她連帶想到了梁閏生，對於同伴的怨懟一下子湧上心頭，她毫不客氣地評論梁閏生，也透露了自己對鄭裕民的怨恨：

至於什麼女人的心，她就不信名學者說得出那樣下作的話。她也不相信那話。除非是說老了倒貼的風塵女人，或是風流寡婦。像她自己，不是本來討厭梁閏生，只有更討厭他？

當然那也許不同。梁閏生一直討人嫌慣了，沒自信心，而且一向見了她自慚形穢，有點怕她。

.....

有一陣子她以為她可能會喜歡鄭裕民，結果後來恨他，恨他跟那些別人一樣。

在小說中她表現出一個相對於電影較有心機、計較、精明的形象，將自己與同伴劃清界線，並透徹地分析利害。

### 三、王佳芝與老吳

#### (一)電影中不信任

電影裡第二次行動前，在鄭裕民的引導下，王佳芝加入組織而初見老吳，老吳首先將危急時可供自殺的藥丸擺放在桌上，以此試探王佳芝的決心，王佳芝先看了鄭裕民的反應，接著聽過老吳解釋所有的風險後才接收藥丸：

老吳：「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第一件事，通常也是最後一件，出任務前，把這個<sup>2</sup>縫在衣服裡。一旦身分暴露…」

(王佳芝看鄭裕民)

鄭裕民：「只是準備」

首次見到老吳，就必須以自己的性命做抵押，考驗著她對老吳的信任。電影

---

<sup>2</sup> 自殺藥丸

在此鋪陳老吳和王佳芝之間的對應，顯示出王佳芝無法真正完全信服老吳，這是王佳芝最後選擇易先生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會面時，老吳要求王佳芝繼續引誘易先生，不急著下手殺害以獲取更多情報。這使王佳芝面臨身心煎熬的極限，她意識到自己對易先生有了感情，害怕越陷越深，於是當老吳要求她要「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任務」時，向老吳吐露內心的驚惶不安，然而老吳只叫她住口並一走了之，這使王佳芝對自己的上司感到失望灰心：

老吳：「好極了，這個老色鬼終於鬆開了心防。」

鄭裕民：「只要有個地點，我們就可以佈置行動了。」

老吳：「不急。」

鄭裕民：「還等什麼？」

老吳：「我們需要情報，他突破我們的情報網，……，王佳芝這條線很寶貴，我們一定要充分的運用」

鄭裕民：「可是她從來沒有接受過正式的訓練，她承受不了這種長期的壓力。」

……

鄭裕民：「你完全不考慮她處境有多危險！她答應負責引誘姓易的她已經做到了，現在該是我們行動的時候！」

老吳：「不要告訴我什麼時候應該行動！你給我聽著，姓易的殺了我的老婆，還有我兩個孩子，我還能跟他隔著一張桌子吃飯，這就是幹情報的。沒有人比我更想立刻親手殺了他。只要他有比死更重要的價值，我會讓他多活兩天。」

老吳：「妳繼續釣著他，定期給我報告，沒有我的命令，不許有任何動作。記著，情報工作人員心裡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忠誠，忠於黨，忠於領袖，忠於自己的國家，妳明白嗎？」

王佳芝：「你放心，我會照你的意思去做的。」

老吳：「好，很好。妳現在只要繼續的把他拴在陷阱裡面，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王佳芝：「你以為這個陷阱是什麼？我的身子嗎？你當他是誰？他比你們還要懂得戲假情真這一套。他不但要往我的身體裡鑽，還要像條蛇一樣的，往我心裡面愈鑽愈深……」

## (二)小說中無接觸

小說對於老吳並沒有清楚的描寫，只提到同伙與重慶方面的吳姓情報員接上了線：

在上海，倒給他們跟一個地下工作者搭上了線。一個姓吳的——想



必也不是真姓吳——一聽他們有這樣寶貴的一條路子，當然極力鼓勵他們進行。他們只好又來找她，她也義不容辭。

但重慶方面似乎還不敢太倚重王佳芝一夥人，害怕他們失敗會連累正式特務員，因此姓吳的只和鄺裕民連絡，由他提供支援：

吳大概還是不大信任他們，怕他們太嫩，會出亂子帶累人。他不見得一個人單槍匹馬在上海，但是始終就是他一個人跟鄺裕民聯絡。

許了吸收他們進組織。大概這次算是個考驗。

可見小說中老吳並未與王佳芝有所接觸。

#### 四、王佳芝與官太太

##### (一)電影中不善交際

王佳芝在電影中的應變能力與小說相差懸殊，在她與官太太們的互動中可明顯看見。王佳芝和官太太們相處時不擅言詞，偶爾插上幾句話，場面氣氛輒頓時顯得冷淡安靜：

易太太：「吃啊！趁熱吃」

梁太太：「要不得，可不能再吃了，胖得…」

易太太：「現在時興屯東西，我們沒別的本事，就往身上屯吧！」

王佳芝：「那現在屯什麼好呢易太太？妳知道小麥他是搞進口的，香港雖然淪陷了，可船還是要停靠的呀」

眾太太們在談身材，王佳芝卻一本正經地問起生意上的事，她不合時宜的談吐與小說中擅長閒談、說笑有極大差異。在電影中她與太太們的互動也不頻繁，加上年齡差距甚大，她在太太們面前往往顯得不自在。而官太太們對身材和年齡特別敏感，此兩者皆是由王佳芝佔盡優勢，自然也將她和太太們畫出界線。明顯表現出王佳芝不善交際的是某日因大雨使得易先生難得在家與官太太們一同打麻將，王佳芝故意想讓易先生知道她的電話號碼，以做西裝為由拿筆急忙寫下，在易太太示意已有她的電話後，王佳芝仍執意完成，隨後故作鎮定迅速丟下紙筆，動作極為不自然，讓場面尷尬，這顯得王佳芝不擅應酬，對於演戲也非得心應手，突顯王佳芝身為「業餘」、「玩票性質」的特務員並只受過短期訓練的形象：

王佳芝：「要不這樣吧，等易先生有空的時候，易太太妳給我打個電話」  
(低頭抄寫電話號碼)

易太太：「麥太太，我有妳電話」

(王佳芝對易太太一笑，繼續低頭抄寫)

## (二)小說中圓滑世故

小說中透過王佳芝的視角提及易先生對馬太太的神情略有曖昧，反映出王佳芝對於周遭人敏銳的觀察力，她對於社交場合的對話也十分熟悉，才能夠感受馬太太視她與易先生有著不得明言的關係：

「我就知道易先生不會有工夫，」馬太太說。

是馬太太話裏有話，還是她神經過敏？佳芝心裏想。看他笑嘻嘻的神氣，也甚至於馬太太這話還帶點討好的意味，知道他想人知道，恨不得要人家取笑他兩句。也難說，再深沉的人，有時候也會得意忘形起來。

王佳芝知道易太太喜歡自己，也利用此機會與易太太親近，她以易太太作為建立人際關係的橋樑，令馬太太無法超越她。也因這種原因使得王佳芝與馬太太之間有著無形的競爭，如與易太太的關係：

『昨天我們到蜀腴去——麥太太沒去過。』易太太告訴黑斗篷之一。

『哦。』

『馬太太這有好幾天沒來了吧！』另一個黑斗篷說。

牌聲噼啪中，馬太太只咕噥了一聲『有個親戚家有點事。』

易太太笑道：『答應請客，賴不掉的。躲起來了。』

佳芝疑心馬太太是吃醋，因為自從她來了，一切以她為中心。

王佳芝透過易太太的寵愛，讓眾人鬆懈戒心，使人不懷疑自己的身分，足見她的深謀。

小說中的王佳芝在牌桌上十分關注太太們的言語和眼神，她明白自己的到來讓馬太太覺得受到易太太冷落而不是滋味，因此對自己有所防備。在中年官太太之中，王佳芝以年輕貌美吸引易先生注意，她擅於利用時機及自己優越的條件使計劃照意志進行：

大家算胡了，易先生乘亂裏向佳芝把下頰朝門口略偏了偏。

她立即瞥了兩個黑斗篷一眼，還好，不像有人注意到。

.....

「易先生替我打著。」佳芝看了看手錶。「已經晚了，約了個摑客吃咖啡。」

「我今天有點事，過天陪你們打通宵。」易先生說。

.....

「好好，今天晚上請客，」佳芝說。「易先生替我打著，不然晚上請客沒有你。」

在易先生以眼神示意王佳芝之後，王佳芝以打趣的口吻要求易先生代替她打牌，以消除他人疑心，她與易先生對話態度自然，與電影中王佳芝驚扭、不自在的態度相比，小說顯得老練、圓滑。王佳芝能清楚感受並掌握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在小說中不時能看見王佳芝對他人神情、語調、動作的觀察及推論，表示王佳芝對於各種人際關係並不生疏。

## 五、王佳芝與易先生

### (一)電影投入真情

易先生最初只單純地被王佳芝的美貌和姿色吸引，兩人的關係是到王佳芝加入第二次行動後才有進一步發展。易先生囑託司機載送她至生意冷清的旅館發生第一次性關係，相較於其他人，王佳芝一直未能得到他人的關愛，而易先生的積極使得王佳芝在心態上漸漸以易先生為重。第一次性關係後，王佳芝因易先生幾日失聯而準備要回香港，易先生卻突然返回並進入她房內，兩人各自說出心裡話，王佳芝說自己恨易先生不告而別，而易先生的反應更為激烈，回答這麼多年以來，她是她唯一相信的人。由此段對話可以了解王佳芝心中的寂寞，她和一般人一樣也想要得到他人的愛，無論易先生的話可信度高或低，這席話正是王佳芝一直以來所渴求的存在感，此與小說中王佳芝單純以「色身」誘惑易先生不同：

王佳芝：「你相不相信…我恨你。」

易先生：「我相信。」

易先生：「三年前不是這樣的。」

王佳芝：「我恨你。」

易先生：「我說我相信。我已經很久不相信任何人說的話。妳再說一次，我相信。」

王佳芝：「那你一定很寂寞。」

易先生：「可是我還活著。」

王佳芝：「你一走就四天，一句話都沒有。你知不知道，我每一分鐘都在恨你。」

易先生：「我現在回來了，妳還恨嗎？」

王佳芝：「不恨了。」

電影中王佳芝和易先生的交往，不只單有「性」而且兼有「情」，這樣的情況正是因王佳芝本身未釐清自己和易先生的敵對關係，反而如小女孩般自然表露情感，但也是這種真誠的對待使易先生也對她投入真情。易先生對王佳芝要求一間公寓的事慷慨地答應，他對王佳芝的主動、言出必行都讓王佳芝對易先生的依賴與日俱增，為王佳芝最終的決定做了預先的鋪墊。

王佳芝曾在易先生上車之後抱怨易先生令她等候過久，進而提出可以讓她進入辦公室的要求，用不著讓她在外受寒，這與王佳芝開始的姿態不同：

王佳芝：「回去」  
司機：「部長關照，要等他。」  
王佳芝：「都兩個鐘頭了。」  
……  
易先生：「臨時來了兩個人，開車。」  
王佳芝：「外面很冷，你可以讓我進去等。」  
易先生：「去裡頭等？妳要進去那地方？」

原先對易先生工作上的事情避之不談，只說：「那是你的事。」但如今卻要求進入易先生的工作地點，不避嫌疑，可見她是將易先生視為親近的人，才會提出不滿的抱怨，對易先生耍脾氣。此種心態與小說中步步為營、精明幹練的王佳芝有很大的差異。

電影中王佳芝正視自己對易先生的感情，是在易先生囑託她先隻身前往珠寶店挑選鑽石開始。第二回易先生隨著王佳芝一同前往取鑽戒，讓王佳芝心情有更大起伏。易先生實現了她對於感情的期待，豐富了她以往貧乏的感情生活。第一次行動中易先生只是「任務」中的敵人，然而第二次行動卻由易先生身上尋得自己渴求的情感，這讓王佳芝不自覺陷入迷亂的感情而最終選擇放走易先生。

王佳芝在虹口區日式餐廳裡為易先生獻唱「天涯歌女」的一幕是王易兩人真情流露的代表。「天涯歌女」是當時當紅歌星周璇演唱的流行歌曲，歌曲切合時代背景，兼具表達人物內心情感的意義。當晚在餐廳裡易先生向王佳芝談到他對時局的想法：

易先生：「妳聽他們唱歌像哭，聽起來像喪家之犬。鬼子殺人如麻，其實心裡比誰都怕，知道江河日下，跟美國人一開打就快到底了。跟著粉墨登場的一班人，還在荒腔走板地唱戲。妳聽」

王佳芝隨後唱了天涯歌女：

天涯呀海角，覓呀覓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們倆是一條心。  
哎呀哎呀呀，郎呀咱們倆是一條心。  
家山呀北望，淚呀淚沾襟，小妹妹想郎直到今，郎呀患難之交恩愛深。  
哎呀哎呀呀，郎呀患難之交恩愛深。  
人生呀誰不，惜呀惜青春，小妹妹似線郎似針，郎呀穿在一起不離分。  
哎呀哎呀呀，郎呀穿在一起不離分。

歌詞透露了王佳芝與易先生同病相憐並相知相惜的情感，曲終時易先生感動落淚，而佳芝則握住了易先生的手。

同時電影中鋪陳王佳芝一進餐廳就被別的客人誤認為是「店裡的小姐」，她也對易先生說：「我知道你為什麼要帶我來這裡。你要我做你的姪女」王佳芝以一種甘願將自己獻給易先生的語氣敘述，顯示她的身心皆以易先生為依歸，她對易先生投入了真情。

電影裡王佳芝在珠寶店準備刺殺易先生的最後一刻，因為內心的感動而選擇放走易先生：

(王佳芝試著拔掉戒指)

易先生：「戴著」

王佳芝：「我…我不想戴這麼貴重的東西在街上走」

易先生：「妳跟我在一起」

王佳芝：「(嘴型)快走」

(易先生揚眉，露出疑問表情)

王佳芝：「快走」

王佳芝在易先生奪門而出後走到街上攔了三輪車，她坐上車後的行為舉止傳達了她對易先生的愛與眷戀。王佳芝告訴車夫要到福開森路，也就是易先生給王佳芝的公寓所在處，與小說中的愚園路親戚家不同，當車夫問王佳芝是否要回家時，王佳芝回答：「愛」，顯示她信賴易先生，相信易先生是她的歸宿，並將那棟公寓當作是自己的家。而後在道路遭到封鎖時，王佳芝心裡閃過老吳的叮囑，就是要趁著還未被敵人抓住前先了結自己的生命以維護組織的機密與安全，但王佳芝選擇順應局勢發展，而不就此了結自己的性命，甚至抱著一種易先生可能會救她的希望。王佳芝把自己真實的感情加之於易先生，甚至在臨刑前也未向鄺裕民及同伴道歉，她安於自己的決定，並選擇以沉默來堅持自己的抉擇，此與小說中的王佳芝始終保護自己是不一樣的。在王佳芝以上種種舉止中，我們可以看出電影所要表達的是王佳芝對於易先生的真誠和愛，愛上了敵人之後，她並未為自己的安危著想，反而願意繼續與易先生在一起，甚至不惜為此放棄快要成功的任務，將自己與同伴以及上司的關係一概斷絕。王佳芝最終背叛了同伴及任務，但卻忠於心靈、忠於愛情。

## (二)小說工於心計

小說中王佳芝以冷靜周密的思慮分析易先生對她的興趣，她清楚知道易先生在暗中注意她：

易先生她見過幾次，都不過點頭招呼。這天第一次坐下來一桌打牌，她知道他不是不注意她，不過不敢冒昧。她自從十二三歲就有人追求，她有數。

同時她仔細地設計誘惑易先生的策略：

臨走丟下她的電話號碼，易先生乘他太太送她出去，一定會抄了去，過兩天找個藉口打電話來探探口氣，在辦公時間內，麥先生不在家的時候。

成功勾引易先生後，王佳芝想著辦法留住易先生的心，顯現一個工於心計的形象：

她發現大個子往往喜歡嬌小玲瓏的女人，倒是矮小的男人喜歡女人高些，也許是一種補償的心理。知道他在看，更軟洋洋地凹著腰。腰細，宛若游龍游進玻璃門。

她明白自己是以色身才能吸引易先生，她以情場老手的姿態來面對易先生，工於心計、算計精細。不同於電影中王佳芝渴望被愛以及對易先生的依賴。

小說中兩人未發展出濃厚情感，是以王佳芝仍處處提防易先生：

是他自己說的：「我們今天值得紀念。這要買個戒指，你自己揀。今天晚了，不然我陪你去。」那是第一次在外面見面。第二次時間更偏促，就沒提起。當然不會就此算了，但是如果今天沒想起來，倒要她去繞著彎子提醒他，豈不太失身份，殺風景？換了另一個男人，當然是這情形。他這樣的老奸巨猾，決不會認為她這麼個少奶奶會看上一個四五十歲的矮子。不是為錢反而可疑。而且首飾向來是女太太們的一個弱點。她不是出來跑單幫嗎？順便撈點外快也在情理之中。他自己是搞特工的，不起疑也都狡兔三窟，務必叫人捉摸不定。她需要取信於他，因為迄今是在他指定的地點會面，現在要他同去她指定的地方。

相對於電影當中王佳芝和易先生信任彼此的情感，兩人的感情在小說並未有更深的發展，兩者最後皆以保護自己的心態做出決定，王佳芝打算前往親戚家避風頭，而易先生則除掉了所有參與行動的大學生，包括王佳芝。

小說中的王佳芝對自己的情感始終不敢確定，她沒有戀愛過，處在如此高壓、危險的環境下她也無辦法釐清自己是否愛上了易先生，她害怕易先生的觀點和她的同伴一樣，把她當成妓女，一個讓人瞧不起的低賤女子：

……怕店打烊，要急死人了，又不能催他快著點，像妓女一樣。

她取出粉鏡子來照了照，補了點粉。遲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來。還不是新鮮勁一過，不拿她當樁事了。今天不成功，以後也許不會再有機會了。

……

那，難道她有點愛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無法斬釘截鐵地說不是，因為沒戀愛過，不知道怎麼樣就算是愛上了。

.....

跟老易在一起那兩次總是那麼提心吊膽，要處處留神，哪還去問自己覺得怎樣。回到他家裏，又是風聲鶴唳，一夕數驚。

在珠寶店時，王佳芝誤以為易先生自傷自憐的神色是愛她的表現，一個從來得不到愛的女子在乍然得到的剎那心有所動，一個愛她的人即將死去，而她就是那個害死他的人：

他不在看她，臉上的微笑有點悲哀。

他的側影迎著檯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

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

她孤獨的心靈剎那間得到了震撼，若有所失的感受在心中悄悄升起，在最後一刻她決定放走易先生，背叛她犧牲一切並且即將完成的任務、背叛她的同伴。

小說中王佳芝放走易先生後，並未如同電影般選擇前往福開森路，反而選擇愚園路，其目的是為了要先設法脫身，等待事件風波平息再做打算，此時的王佳芝雖在同伴以及敵人間作出了決定，但最後仍舊選擇保護自己，而沒有對易先生抱持依戀的心態。

王佳芝在小說中是較自私的，她最終因事態不利於己而選擇保護自己；電影中的王佳芝卻是以全然的犧牲奉獻，表達出對於易先生的真情，此是電影與小說的不同處。

## 伍、結論

綜合上文，可以得知王佳芝在電影中較近於一個未諳世事的少女，與他人相處應對皆顯出生澀。她將對於父愛的渴望轉移到易先生，進而對易先生投入真情。在電影中，王佳芝「假戲真做」，原本勾引易先生，藉以進行刺殺計畫的初衷在王佳芝漸漸投入真情之後有了動搖。王佳芝曾向上司訴說，顯示她內心的不安與掙扎，然而在最後一刻她依舊選擇了愛情。電影中王易兩人相知相惜，王佳芝以真誠自然的態度與易先生相處，「戲假情真」<sup>3</sup>是電影所要傳達的主要意旨。

相對於電影，小說中的王佳芝圓滑世故，懂得與官太太、易先生打交道，她處事算計仔細，且可明顯看出她對自己的演技及年輕貌美感到驕傲。在最後一刻她看見易先生的神情，誤以為易先生真心愛她，而選擇放走易先生，但她始終不確定自己的感情，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愛上了易先生。在小說中，王佳芝多為「假

---

<sup>3</sup> 王佳芝：「你以為這個陷阱是什麼？我的身子嗎？你當他是誰？他比你們還要懂得戲假情真這一套。他不但要往我的身體裡鑽，還要像條蛇一樣的，往我心裡面愈鑽愈深……」

戲假做」，她始終以「演戲」的態度來面對任務<sup>4</sup>，連動作細節該如何表現都謀畫仔細。她對易先生沒有真正的愛情。

## 陸、討論與檢討

本文主要以王佳芝在電影與小說中的不同表現為討論主題，然而電影與小說不論在情節安排、角色詮釋、或是基本情調等處皆有極大差異，我們於此文中所做的討論與歸納不過是冰山一角，如果未來仍有機會，我們希望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與研究，例如就情節安排而論，電影增加不同場景以表現王佳芝與易先生彼此由單純色慾的供需轉為流露真情的進程，同時簡化小說中部分場景，如咖啡館場景的安排由兩家簡化為一家等。就角色詮釋方面，電影中加強對其他配角的描繪，例如易先生、馬太太、易太太、鄺裕民、賴秀金、梁閏生等，藉此傳達更深層的意涵，加強小說中較為曖昧隱晦的描述，甚至改變小說的基調，使小說的冷酷現實轉為電影的人性溫情。

電影同時處理小說中未清楚交代的人際關係。例如王佳芝與馬太太的敵對與暗中競爭、易太太對王佳芝的細心照顧、易太太、馬太太與王佳芝三人的矛盾關係、王佳芝與鄺裕民未來得及發展即枯萎的感情、王佳芝與賴秀金的友情轉變、王佳芝與梁閏生的關係等。

電影更顯著地以麻將局表現各人物間的勾心鬥角，由「吃、碰」間的眼神、動作傳達出深層的意涵與暗示，十分耐人尋味。除此之外，電影也運用各種媒介，例如愛國歌曲、王佳芝看的電影、說書唱詞、流行歌曲等展現人物心理。

以上舉例皆是我們此次未進行討論歸納的部分，此外電影與小說尚有更多值得探討之處，在此從略。此篇小論文多為自行思考並進行主觀解釋之作，對於他人相關研究及評論少有引用討論，此為我們需要改進之處。

## 柒、參考資料及其他

### 一、專書

張愛玲 著，《惘然記》(台北市：皇冠文化，一九九一年初版)

張愛玲 著，《續集》(台北市：皇冠文化，二〇〇三年七刷出版)

張健 著，《張愛玲新論》(台北市：書泉，一九九六年初版)

楊澤 主編，《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一九九九年初版)

水晶 著，《桂冠與荷葉》(台北市：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九〇年八月十日初版)

盧正衍 著，《張愛玲小說的時代感》(台北市：麥田出版，一九九四年初

---

<sup>4</sup> 她倒是演過戲，現在(指第二次刺殺任務)也還是在台上賣命，不過沒人知道，出不了名。



版)

季季·張子靜 著，《我的姊姊張愛玲》(台北縣中和市：INK印刻，二〇〇五年初版)

## 二、報章雜誌

李黎 著，〈失色之戒〉(中國時報/人間副刊/E7，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日)

張小虹 著，〈大開色戒——從李安到張愛玲〉(中國時報/人間副刊/E7版，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莊宜文 著，〈詭艷的誤讀——《色，戒》原著小說與改編電影〉(聯合報/聯合副刊/E7，二〇〇七年十月一日)

李歐梵 著，〈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重讀張愛玲的《色，戒》原稿〉(聯合報/聯合副刊/E7，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聞天祥 著，〈聞天祥看色戒〉(色戒官方網站/色戒精選影評  
[/http://www.bvi.com.tw/act\\_030\\_5.asp](http://www.bvi.com.tw/act_030_5.asp))

藍祖蔚 著，〈藍祖蔚看色戒〉(色戒官方網站/色戒精選影評  
[/http://www.bvi.com.tw/act\\_030\\_6.asp](http://www.bvi.com.tw/act_030_6.asp))

林幸謙 編，《張愛玲：文學·電影·舞台》(香港：OXFORD，二〇〇七年初版)